

W I L L I A M
S O M E R S E T
M A U G H A M

[英]

毛姆

●

于大卫

译

◆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面纱

T H E
P A I N T E D V E I L

〔英〕毛姆——著
于大卫——译

✦
面纱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RENMIN 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纱 / (英) 毛姆著; 于大卫译. -- 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210-08283-5

I. ①面… II. ①毛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8094号

面纱

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/ 著

责任编辑 / 刘莉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/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印张 9

字数 / 175千字

书号 / ISBN 978-7-210-08283-5

定价 / 39.8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10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前 言

本故事受到但丁如下诗句的启发：

Deb,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,
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,
Seguito i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,
Ricoiditi di me, che son la Pia:
Siena mi f'è ; disfecemi Maremma:
Salsi colui, che, innanellata pria
Disponando m'avea con la sua gemma.

“啊，当你回返人间，于漫长的旅途后
安歇；”第三个幽灵随在第二个之后
说，“记住我吧，我就是比娅。锡耶纳
造了我，马雷马毁了我，订婚后用他
的戒指娶了我的人对此清清楚楚。”

当年我在圣托马斯医院求学，复活节假日有六个礼拜的时间。我往格莱斯顿旅行袋里装了几件衣服，口袋里揣上二十英镑便出发了。当时我二十岁，去了热那亚和比萨，然后是佛罗伦萨，在那儿的维亚劳拉租了一个房间，临窗可以看见大教堂壮观的圆顶。一位寡妇跟她的女儿住在这幢公寓里，她们提供食宿，价格(经过好一番讨价还价后)定为每天四个里拉。我担心她从里面赚不到什么钱，因为我胃口大得惊人，能轻轻松松吞掉小山一样的通心粉。她在托斯卡纳山上有片葡萄园，还记得她从那里带来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最好的。她女儿每天给我上意大利语课，那时我觉得她相当成熟，但估计她不会超过二十六岁。她曾有过不幸，她那个当军官的未婚夫在阿比西尼亚被杀，此后便发誓终身不嫁。不难理解，在她母亲去世后(那位体态丰满、头发灰白、生性快活的老太太不到仁慈的上帝召唤的那一天是不会死的)，厄西莉亚就要进入修道会，但她对此欣然以待。她很喜欢大声说笑，午饭和晚饭的时候我们快活极了。不过她上课很严肃，每当我犯傻或者用

心不专，她就拿一把黑色的尺子敲我的指关节。要不是联想到在书里读过的那些旧式的教书先生，从而一笑了之的话，这样把我当孩子对待是会让我生气的。

我过着劳作不停的日子。每天先是翻译几页易卜生的某一出戏，以便掌握对话写作的娴熟技巧。随后，我捧着罗斯金的书，外出探寻佛罗伦萨的各处名胜。我按照指南欣赏乔托钟塔和吉柏提设计的铜门。在乌菲齐美术馆，我对波提切利的画作抱以理所当然的热情，带着年轻人的极端心态对大师反对的艺术家嗤之以鼻。午饭过后要上意大利语课，其后再度外出参观各处的教堂，沿着亚诺河信步游荡，想入非非。吃罢晚饭又去外面寻找奇遇，可我偏偏天真单纯，或者至少是胆怯害羞，反正每次回家都跟出去时一样贞洁无瑕。那位房东太太，虽说她给了把钥匙，但每次只有听见我回来、把门门插好，她才算长舒一口气，因为总害怕我忘了关门。接着，我又回到中世纪教皇派和对立的贵族党历史的故纸堆里，苦涩地意识到，浪漫时代的作家肯定不会是这等表现，不过我怀疑这些人里有谁

能靠区区二十英镑在意大利过六个礼拜，而我却很喜欢这种稳重、勤勉的生活。

我已经读过《地狱》部分（有译本参考，但还是认真在词典上查阅了生词），开始跟厄西莉亚一道读《净界》。当我们读到上面引述的段落时，她告诉我比娅是锡耶纳的一位上流女性，她丈夫怀疑她与人私通，由于害怕她家人的报复而不敢直接杀死她，便将她带到他在马雷马的城堡，确信那儿的有害蒸汽会代为实施这一诡计；但她迟迟没能死去，他急不可耐，最后把她从窗户扔了出去。不知道厄西莉亚从哪儿得知的这些细节，我那本但丁里的注释就简略得多，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的想象，多年来一直在脑中翻来覆去，有时候接连两三天苦思冥想。我经常独自重复那句诗：Siena mi fè; disfecemi Maremma.（锡耶纳造了我，马雷马毁了我。）不过，这只是我脑子里构思的众多题材之一，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。我自然把它看成是一个现代故事，可想不出当今世界哪里才是发生这种事情的合理背景，直到在中国完成了一次漫长的

旅行，才找到故事的落脚点。

这是我唯一一部由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物起笔的小说。很难解释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，你无法凭空捏造出一个人物来。在你想象他的那一刻，你必须将他置于某种环境之中，做着某件事情。这样一来，人物以及至少他的基本行为似乎同时在想象中产生出来。但眼下的情况是要用一个个个人物去适应我逐步推展出的故事框架，他们都取材于我在不同场合早已相熟的一些人。

写这本书时我也遇到一个作者通常会遇到的麻烦。一开始我让男女主人公姓雷恩，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氏，但没想到香港有姓这个的人。他们提出控告，连载我小说的那家杂志用两百五十英镑解决了纠纷，我也把姓氏改为费恩。接着，香港的助理辅政司觉得自己受了诽谤，威胁采取诉讼程序。我很惊讶，因为在英格兰，我们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，或者让他成为某部小说中的人物，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大法官也一样，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连眉毛都不会动一下。让我奇怪的是，一个只是临时担任如此微不足

道职位的人竟会以为自己受到影射。但为了省却麻烦，我把香港改成一个假想的殖民地“清延”¹。这一意外发生时书已经出版，只得召回售出的部分。一些精明的书评人以种种借口拒不返还，目前这些书获得了书志学上的价值，我估计大约有六十本存世，成了收藏家们高价收购的藏品。

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

1 在后续所有版本中又改回了“香港”。

The Painted Veil | 面纱

01……前言

001……面纱

255……译后记

她惊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问道。

尽管关着百叶窗的房间很暗，他仍看清她脸上突然出现一种惊恐狂乱的表情。

“刚才有人动了动门。”

“噢，也许是阿妈吧，或者是哪个男仆。”

“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来。他们知道午餐后我总要睡上一会儿。”

“还能有谁呢？”

“沃尔特。”她压低声音，嘴唇颤抖着。

她指了指他的鞋，他连忙去穿。受了她的影响，他也紧张起来，显得笨手笨脚，偏偏鞋带又系得很紧。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，递给他一只鞋拔子，又迅速披上一件宽大的晨衣，光脚走到梳妆台前。她留着一头短发，用梳子梳理一下蓬乱的地方，他随后也系好第二只鞋。她把外套递给他。

“我怎么出去呢？”

“你最好等一等，我先瞧瞧外面，看看有事儿没有。”

“不可能是沃尔特，他五点以前不会离开实验室的。”

“那会是谁呢？”

他们这会儿压低声音说话。她浑身哆嗦着，令他意识到她一遇紧急情况就会晕头转向，不由得怪罪起她来。照现在看来，哪儿像她说得那么保险？她屏住呼吸，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膊。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对面是朝向走廊的几扇窗户，上面都有百叶窗，且一律上了插闩。他们看见白瓷球状把手在慢慢转动，走廊里没有脚步的声音。这种静静的转动看上去实在吓人。过了一分钟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接着，他们看见另一扇窗子的白瓷把手也鬼使神差地转动起来，同样悄然无声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凯蒂吓得丢了魂儿，张开嘴巴想要叫喊。他见势不妙，马上伸手捂住，把叫声闷在他的手指下面。

一片沉寂。她倚靠在他身上，膝盖颤抖着，他真害怕她会昏死过去。他紧皱眉头，咬着牙把她抱上床躺好。她面色苍白如纸。虽说他晒得黝黑，但两颊也是毫无血色。他站在她旁边，着了魔似的盯着那个瓷把手，谁都没有说话。随后他看见她哭了起来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这样。”他不耐烦地低声说，“既然该着倒霉就认倒霉好了。咱们就厚着脸皮硬撑吧。”

她找手帕，他明白她要什么，便把她的手包递了过去。

“你的遮阳帽呢？”

“我放在楼下了。”

“唉，我的上帝！”

“我说，你得打起点儿精神。这人很可能不是沃尔特。他干吗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呢？中午他从来不回家，对吧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”

“我敢拿随便什么打赌，刚才那个是阿妈。”

她朝他微微笑了笑。他那浑厚、亲切的声音让她定下心来，她拉过他的手，爱抚般地捏着。他耐心等她恢复镇静。

“听我说，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“你现在能起来到走廊看看情况吗？”

“我恐怕还站不住。”

“你这儿有白兰地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他眉毛一皱，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愈发感到急躁不安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突然间她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。

“要是他一直站在外面呢？”

他勉强笑了笑，说话时仍保持着那种柔和、令人信服的语调，并对其效果深信不疑。

“不会的。拿出点儿勇气来，凯蒂。怎么可能是你丈夫呢？如果他进了屋，看见一顶没见过的遮阳帽放在厅里，上楼又发现你的房门紧锁，他一定会吵吵嚷嚷的。刚才肯定是哪个仆人，只有中国人才那样拧把手。”

她渐渐恢复了常态。

“就算是阿妈也够让人不舒服的了。”

“给点儿钱她就闭嘴了，必要的话我再拿上帝的那一套吓唬她。政府职员没有多大优势，但你想办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能办到的。”

他说得肯定在理。她站起来，转身向他伸出手臂；他把她抱在怀里，亲吻她的嘴唇，那如醉如痴的感觉近乎痛苦。她太爱他了。他放开她，她随即走到窗边，拉开插闩，稍稍打开百叶窗往外看，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她溜进走廊，往她丈夫的更衣室里瞧了一眼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起居室，两间屋子都空空如也。她返回卧室，朝他招了招手。

“没人。”

“我觉得整个就是一场错觉。”

“别笑，我可吓得要死。去我的起居室坐一会儿，我去穿上长袜和鞋子。”

2

他按她吩咐的做了，五分钟后她又回到他这儿。他正抽着一根烟。

“我说，能给我来点儿白兰地加苏打水吗？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按铃。”

“看样子，这件事不会对你有什么损害。”

他们默默等着男仆应答。她随后做了吩咐。

“给实验室打个电话，问沃尔特在不在。”过了一会儿她说，“他们听不出你是谁。”

他拿起听筒，要了一个号码。随后他询问费恩医生在不在。他又把听筒放下。

“他午饭后就不在了，”他告诉她，“问问仆人他回来过没有。”

“我可不敢。他要是回来过我却没有看见，这也太可笑了。”

男仆送来饮料，汤森喝了起来。他问她是否也喝一点儿，她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刚才是沃尔特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
“或许他并不在乎。”

“你说沃尔特？”她的声调充满怀疑。

“我一向觉得他非常腼腆。你知道，有些男人经受不起大吵大闹，他很清楚闹一场丑闻不会有任何好处。我丝毫不认为刚才才是沃尔特，但就算是他，我也觉得他不会怎么样的，我认为他会装作没这回事。”

她仔细想了一会儿。

“他非常爱我。”

“哦，那就更有好处了，你可以说服他嘛。”

他向她投去迷人的微笑，那正是她无法抗拒的。笑容发自他那

双清澈的蓝眼睛，慢慢扩展到他那轮廓匀称的嘴巴上。他有一口小巧、洁白而整齐的牙齿。这一抹微笑极其感性，足以让她的心在身体里融化。

“我倒不怎么在乎，”她说，一下子欢喜起来，“因为这很值得。”

“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来呢？看见你的时候我很吃惊。”

“我实在忍不住。”

“哦，亲爱的。”

她稍稍靠近他，亮闪闪的黑眼睛热情地凝视着他，双唇渴望地微微张开，他随即伸出胳膊搂住她。她迷醉一般地叹出口气，投入他怀抱的庇护之中。

“有我在，你就尽管放心好了。”他说。

“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，真希望我能像你让我快乐那样，也让你快乐。”

“现在你不害怕了？”

“我讨厌沃尔特。”她回答说。

他不知该怎么回应这句话，便吻了吻她。她的脸十分柔嫩，紧贴着他的脸。

这时他抓起她的手腕。她戴着一块小巧的金表，他看了一下时间。

“你知道现在我该做什么吗？”

“开溜？”她笑着说。